



海峡原创长篇精品

流连在开元盛世的

真情假事



唐
酉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HAIKIA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唐
酉
著

一路躁动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Hai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路躁动/唐酩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550-0010-5

I. ①一…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1109 号

一路躁动

作 者 唐酩

责任编辑 何欣

助理编辑 莫茜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地 址 福州金山浦上工业园 B 区 42 幢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50-0010-5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一 贵妃出浴图	1	十六 马腹躲雨	76
二 一个巴掌拍不响	5	十七 牵手人	83
三 非常四加二	10	十八 东边日出西边雨	89
四 隔墙两枝花	15	十九 众星捧月	94
五 鸡蛋里跑出只鸭子	20	二十 伟大爱情	100
六 驴友团	26	二十一 孤寂之山	104
七 月光之吻	31	二十二 演出开始了	110
八 养心病坊	36	二十三 平康里的风情	115
九 洪州竹馆	41	二十四 嫦娥姐姐	120
十 牛肚藏竹	46	二十五 水性杨花	124
十一 酹月奇缘	51	二十六 戏剧中的戏剧	129
十二 滕王阁新宴	57	二十七 终南山望余雪	136
十三 翻出鱼肚白	61	二十八 鼎衡文化坊	141
十四 是文会不是酒会	66	二十九 卧龙先生	147
十五 滕王阁，那一场风花 雪月的事	72	三十 三顾马庐	153
		三十一 六四与五五	158

三十二	绯闻男主角	164	四十二	拾帽体诗歌研讨会	222
三十三	咸宜观中	170	四十三	既爱且怜	228
三十四	结盟庆典	175	四十四	春宫剧与下半身作家	233
三十五	我和嫦娥姐姐不得不说的 事	181	四十五	是可忍，孰不可忍	237
三十六	发布会	186	四十六	苦肉计	243
三十七	初露端倪的裂缝	192	四十七	云在青山月在天	248
三十八	美女读者	198	四十八	鹤姐心声	253
三十九	庐中对	204	四十九	海选的味道	259
四十	拾帽体	210	五十	三分其二	265
四十一	钩心斗角	217	五十一	毒舌评委	271
			五十二	一起在路上	276



我相信人是有前世的，但并不是人人都有前世。

前世是一种高档生活品，是属于那些感情比较泛滥，总觉得爱不够爱不完，最好再多出几生几世来爱的人。我不仅感情泛滥，而且泛滥成灾，作为一个感情上的超级富翁，我无疑买得起前世的门票，而且是超豪华的那场——大唐门票。这是一个异彩纷呈最具文化的年代，我那不知是花是草的前世之爱能够浸淫在如此的文化里想必非同凡响。

是的，我的前世就在唐朝。

一 贵妃出浴图

开元年间，到处是一片莺歌燕舞，繁荣的景象就像采收时节的橘子树，金黄灿烂得一塌糊涂。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传遍大江南北，举国上下无不倾倒于贵妃那美貌、丰腴与多情的完美融合，并且都在偷偷地咽口水。民间流传着多种版本的贵妃画像，有高贵不可逼视的，有妖娆让人起淫的，有清雅飘若仙子的，当然也有一些走地下通道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贵妃春宫图，但最出名的非《贵妃出浴图》莫属。

《贵妃出浴图》好就好在不同的男人眼里就有不同的贵妃出浴的模样。以开元年间五千二百多万人计，发育得比较成熟乃至全熟的男人少说也有一千五百万人，这就为一千五百多万个男人塑造了一千五百多万个梦中情人洗完澡的样子，所以这是一幅非常伟大的画。这幅画的画法完全颠覆传统不说，最为绝妙之处在于它对胸脯的创意。开元元年，一帮相当有才的文人在长安最著名的红灯区平康里搞了个小范围的美胸评比，一致认为大唐女人的最佳胸型应是半球形。但《贵妃出浴图》偏不，而是无中生有地描出了贵妃娘娘在轻纱后的水滴状胸脯，以至胸脯在朦胧中呼之欲出、嫩而欲滴、晶莹剔透，让人瞠目结舌。所以当这对水滴状胸脯横空出世时就像孙猴子没爹没娘地从石头里蹦出来那般石破天惊。曾有诗赞道：“欲与太白试比高，轻纱背后水滴胸。”又有诗叹道：“白也诗无敌，胸也滴无形。”据说李白听说文坛里把他的诗与胸比，又醉死过去三天三夜。随后，临摹此画的各式各样的手绘本包括黄色手绘本开始风靡全国，水滴状的造型设计成为最流行的时尚，水滴状的铜镜、水滴状的面盆、水滴状的马桶等等层出不穷。作者无名氏声名大噪，



众多买家揣着重金疯了般地想买他的真迹，众多求学者没头没脑地想拜在他的门下，但无名氏被官府吓得愣是没敢显身露名。

有唐以来，文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发达，而且天才辈出。这年头，随便扔一个二流文人到别的朝代绝对会领一代风骚。但在唐代，绝大多数舞文弄墨的骚客却被永远地盖在了那些天才的光芒底下，就像被压在母鸡屁股下的蛋，整个地见不着，就算是天长地久孵了出来，那也是只不值得一提的小小鸡。所以像无名氏这样没有任何背景在一夜之间冷不丁红起来的，就是那些声名赫赫的文人也自叹不如并且大叫看不懂。

我看到贵妃出浴的手绘本是在发育接近尾声，父亲出任长溪县县令那年。

长溪县青山绿水，离太姥山不远，环境幽雅，特别适合那些倒霉鬼调节情绪。经常有在京城当官的被贬到这里，来的时候长吁短叹，郁闷得不行，可没过几天就诗兴大发，精神抖擞起来。说起长溪县，没几人知道，但说到太姥山，它的知名度大概就只比《贵妃出浴图》差了一点。这主要是玄宗皇帝给太姥娘娘的石塔题了“尧封太姥娘娘舍利塔”九个字，所以搞得香火很旺，来这公费旅游的人很多。父亲经常忙于陪客，去的次数多了，难免在太姥山的石壁上留下几首心得体会，但这几首诗并没有因为父亲是地方官就给面子地从石壁上跳下来并大肆流传开去。

随父到了长溪县，我的学籍理所当然地由乡下的民办私学转进了公办官学。因为是县令的公子，所以我很受欢迎。一入学，就围过来三个人，其中一个长得极为黑胖，嬉皮笑脸地问我：“唐兄，一向可好？”

“你是？”我的尾音有点长，而且比较矜持。

“魏小田。”这家伙胸脯一挺。

我的心一颤，暗骂了一句：“怎么到了前世也躲不过这烂人？”嘴里没好气地应道，“还好，还好。”

“当朝七品是你爹，往后多靠兄提携。”说话的人声音有些浑厚且精神抖擞，很配他矮壮的身材。

“你是？”

“叶波。”

我大惊，这家伙也来了，嘴里应道：“不敢不敢，七品只是芝麻。”

旁边又一人插嘴道：“唐兄别太谦虚了，干脆我们四人结拜，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我又问：“你是？”

“方言。”这白嫩的家伙居然朝我莞尔一笑。

我脑袋一晕就趴到了桌上。当年品性最烂的几个同学在前世也全齐了，我很不想与这几人在前世还同穿一条裤子，于是回道：“不好意思，初次见面，此事还是从长计议吧。”

话刚一出口，没料到三人居然很正色地对我说道：“难道唐兄不懂得什么叫一见如故，难道唐兄不知道什么叫相见恨晚？”

话说到这份上，我是万般无奈，便与三人来到池塘边，一人垒了一小堆土，各插了一条柳枝，拜了三拜，说了些过往神仙见证，我们四人在此结义，今后如何如何之类的话。后来我才知道，这三人早几年就已拜过把子了。三人的父亲在长溪县也是跺跺脚就有些声响的人。魏小田父亲垄断了长溪县所有的生猪交易，叶波父亲正是这所公办官学的校长，方言父亲掌控着长溪县最大的典当行。所以这种结拜没那么简单，一见如故这种话也只有鬼才相信。

拜完把子，魏小田很心满意足地朝我笑了笑，然后贼似的瞟了瞟四周，非常神秘地从怀里掏出一幅小画来，徐徐展开，贵妃娘娘的水滴胸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我面前。我瞠目结舌：“这，这就是传说中的《贵妃出浴图》？”

魏小田很得意地点了点头：“这是我爹用五十头生猪刚从北方商人那换来的。”

叶波叹道：“此等尤物，如果能与之共度良宵，死了也愿意。”

魏小田急忙捂住叶波的嘴：“你死了不要紧，要株连九族的。”

方言很疑惑地问道：“临摹本居然值五十头生猪？”

魏小田说：“这还是便宜的了，据说临摹本中最为珍贵的是北王南陈的临摹，市价为五百两黄金。”

我问：“北王是谁？南陈又是谁？”

魏小田答：“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这两个姓，就像无名氏，连姓都没敢让人知道，那是要杀头的。”

正说着，魏小田突然有些慌乱地卷起小画，一把塞进他的胸脯里。我扭头一看，见有五个少女叽叽喳喳地朝水塘边走了过来。魏小田整了整衣裳：“来的是长溪五美人，随便娶其中一个做老婆这辈子都值了，如果能一网打尽，给个神仙都不干。”

叶波说道：“五美人中又以林之月最有味道，年方十五，歌舞琴艺俱佳。唐兄什么时候有空，可看看我前几日画的五美图。”

我定睛望去，十分肯定那个上着黄衫，下着青绿相间的褶裙，头梳三鬟，如杨柳般婀娜轻柔的女子一定是林之月，就这一眼，已经撩动了我的情窦。我指着那黄衫女子问：“那便是林之月？”三人赞道：“唐兄果然好眼力。”



五人走近，那隐隐的香气也越来越近，我能从这些淡然相杂的香味中辨出林之月的那袭如清荷般的清香，这清香让我觉得亲近，有如沐春风的舒坦。这边魏小田、叶波、方言早已一揖到底，嘴里念着：“姑娘们好。”

那五人咯咯笑了出来：“你们三人前些日子逃学被责罚得可重？”

魏小田说：“为姑娘们采花，责罚再重那也轻于鸿毛。”

林之月笑了出来：“我们可担待不起。”

林之月那脆铃般的音质有说不出的婉转和悦耳，我的心一下就像秋千般荡开了去。叶波见我发呆，便扯了扯我说：“这位是唐酺公子，几位应该早有耳闻了。”

林之月瞟了我一眼，没什么特别反应，另一绿衫女子问道：“可是唐县令的公子？”

叶波道：“正是。”

我打量一下这位绿衫女子，鹅蛋脸，皮肤相当粉嫩，一双桃花眼顾盼生姿，笑语吟吟的看着就让人舒服，便转头问叶波：“这位是？”

绿衫女子没等叶波开口自己答道：“李烟。”

“哦。”我朝她笑了笑，李烟也回我一笑，我心里一动，觉得这长溪五美倒是各有各的风韵，不过要说到一见钟情，那还是林之月。

我意味深长地又朝林之月望了一眼。魏小田看在眼里，煞有介事地指着满塘的莲，说：“唐兄，你看这塘色，这莲……”他把“莲”字拉得很长，然后转身看着我等我往下接。

这时风起，吹皱一池塘水，莲叶田田，像是美人的裙摆。看着林之月在夕照下的绯红脸色，我不禁诗兴大发，当即赋诗一首：“采莲南塘中，莲叶摇轻松。风吹皱塘水，霞映月美容。”魏小田、方言、叶波当即喝彩起来。

魏小田说：“昔有曹子建七步成诗，唐兄却是张嘴就来，佩服啊。”

我也颇有些得意地看着林之月，不想林之月却白了我一眼，说道：“这也叫诗？单平仄就不合规。”

李烟抿嘴一笑，拉了拉林之月，说：“唐公子对你可是一见钟情啊。”

林之月撇了撇嘴：“别胡说，我们划船去吧。”说完，五人又咯咯笑着上了靠在塘边的一条小船，小船载着五美人向着莲塘的中心缓缓地荡去。在无边的晚霞里，满塘的绿叶中，这汇集在小船上的黄绿紫橙蓝五色以及如水波般摇荡的歌声，显得无比地鲜活跳跃。我们四人不禁醉了。

过了好半晌，叶波拍了拍我，说：“唐兄，不必难过，女人总是口是心非，以唐兄一表人才，还不把林之月玩弄在股掌之中？”

我呵呵笑道：“林之月这种女人是要用心去读的，怎么能玩弄呢，非常不妥。”

方言当即表态：“既然唐兄对林之月一往情深，今后我们三人决不再打林之月主意，不知其他四位唐兄有什么看法？”

我哈哈大笑：“其余四位，各有各的风姿，只是我的眼里只有林之月。”他们三人拊掌大笑，显得中气很足。

二 一个巴掌拍不响

夏去秋来，长溪的山色渐黄，水态渐瘦，秋韵开始在山林和水间蔓延，热烈中又透着点萧瑟。

自从塘边和林之月一别，我就隔三岔五地到林之月的住处徘徊。林之月的住处极其清雅，白墙黛瓦掩映在溪边的一处竹林之中。我从不敢登门造访，只是绕着这林中的住宅走上几圈，然后听着里面时不时飘出的琴声。可能我的行径被父亲的手下看到了，便有好事者把我的反常举动告诉了父亲。父亲问我有何想法，我说我看上林之月了，希望父亲帮我提亲。父亲劝我还是以学业为重，等考取功名再提亲不迟。我说这年头要找个好媳妇不容易，人家不可能眼巴巴地等着我，可以先把这门亲事定下来，等功成名就之时再完婚也行。父亲沉思了片刻，便让人把长溪县最有名的媒婆王三姑给叫来。王三姑给父亲列举了几个跟我们门当户对的姑娘，特别提到了李烟，说她父亲生意遍布江南，虽是长溪首富却也风雅。但这些人中王三姑独独没有提到林之月。于是父亲问道：“听说有一个叫林之月的姑娘，三姑可知道？”

王三姑笑着晃了晃手中的绢帕，说道：“我怎么会不知？长溪有五美，林之月算是头魁，但凡长溪县中的名门大户都托我向她提过亲。想我三姑是什么人，提亲那是十提九中，唯独一提到林之月，那是次次不中。”

“这又为什么？”父亲问道。

“林之月的曾祖父是贞观年间的进士，听说当了个不小的官，后来不知怎的就不干了，归隐到长溪。从这以后，他立了一个祖训，林家人不得再入朝为官。林家自视很高，不肯与官宦和商贾结亲。”

“原来这样，那林之月一定是林鹤风的女儿了。”



王三姑点了点头：“不错。”

我问父亲：“林鹤风是谁？”

“当朝的两大隐士之一，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听说隐居在南方，没想到居然就在长溪。”

“那另一隐士是谁？”

“眠竹居士，在北，一南一北遥相呼应。”

“难道就这么算了？孩儿对林之月可是朝思暮想。”

父亲笑道：“隐士之女，其操必洁，其风必古，明天你跟我一道登门造访吧。”

第二天，我随父亲来到林之月的住处。正巧林之月和李烟几个在溪边放风筝。她们几人一见我这架势便明白了我的来意，低笑着互相咬着耳朵。我遥指着林之月对父亲说：“那个就是。”父亲仔细看了良久，赞道：“天真烂漫，清水芙蓉，孩儿眼光不错。”然后又看了看竹林中的宅子，说道，“风水宝地，出将入相，不入朝做官真是可惜了。”说完，便让随从把“长溪县令唐如风”的名纸递了进去。过了一会儿，一个老仆出门拿了一张小纸片给父亲，上面写着“金玉青苔”四字。父亲微然一笑：“不愧是名士。”我很不解，父亲解释说：“你看，金玉青苔四字是不是极不般配？金玉指的是父亲我，青苔指他自己。我在俗世，他在隐林，二者各不相干。虽不想见面，却又委婉得让人无话可说。”于是父亲提笔写下“林中人唐如风”让手下给递了进去。我一旁赞道：“好啊，林中有青苔，这么简单一改，父亲和林鹤风就是一路人了，再也没有不见的道理。”父亲被我这么一夸颇有些自得，含笑不语。

过了一会儿，一个长相清癯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一看便知是林之月的父亲，气质果然与众不同。父亲快步迎了上去，朗声笑道：“早就听说鹤风兄的大名，今日见到，真是三生有幸。”

林鹤风也笑道：“客气客气，鹤风不过是山野草民，怎么敢惊扰如风兄大驾。”

父亲哈哈笑道：“哪里哪里，鹤风兄过谦了。这是犬子，快见过林公。”我朝林鹤风鞠了一躬，说笑之间，几人便进了门。

一进门便见一池碧水，上浮几张荷叶，曲水流觞顺着竹径向庭院的后边弯去，看得出来整个水脉是和那条溪相通的。池边有一亭子，亭中摆着一张古琴。绕过亭子，曲径通幽，移步换景，我们便进了林之月家的客堂。客堂布置得十分素雅，墙上挂着的估计是林鹤风的墨宝。客堂的角落放着几盆一人多高的桂树、梅树，这时桂花已开，客堂飘着淡淡的桂香。父亲背着手仔

细观赏挂在墙上的书画。客堂正中是一幅《山中闲居》，画的左上角是陶渊明的两句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画面上山峦叠翠，山中一间草房，草房前是一圈篱笆，篱笆前是几株黄菊，一男子背着双手在菊前眺望。此画构图十分巧妙，虽然山势高耸巍峨，人物渺小，但那山势一点儿也不给人以压迫感，反倒是那寥寥几笔的小人把那在深山之中的悠然之境给很好地衬托出来。父亲看着画频频点头，说道：“妙啊，气势宏大又不失空灵清秀，鹤风兄寥寥几笔，我都想住进画里去了，不愧是精品。”

林鹤风呵呵笑道：“如风兄过奖了！”

接着父亲又转头看左手边的一幅字，是曹植的《洛神赋》。看了一会儿，父亲说道：“这幅字似乎不是鹤风兄的手笔，虽然相似，却又不全然相同。”

林鹤风又笑道：“如风兄果然是高人，这是小女之月所书。”

父亲叹道：“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笔力，实在难得，几乎可以乱真了。”《洛神赋》的旁边是一幅《仕女春游图》。图中花蕾初放，草色青青，蝶舞翩跹，仕女鬓若彩云，绮丽纷呈，色彩清新而奔放。父亲在这画前呆了半天，说道：“这画自成一派，用色大胆不循古法，也不像出自鹤风兄之手。”

林鹤风朗声大笑：“还是小女所作。”

父亲赞道：“真才女啊！我想她和小儿唐醅年纪应该差不多，不知能否见上一面？”

林鹤风呵呵笑道：“小女野得很，正在外面玩耍，不受管束，怕扫了如风兄的兴，还是不见了吧。”

父亲微微一笑没有接茬往下说，两人落座，林鹤风让人上茶，父亲品了品，又把茶夸了一通。然后父亲问道：“鹤风兄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不知是否看过《贵妃出浴图》？这幅画有可能出自谁的手笔？”

“听说过，但没见过，难道如风兄见过？”

父亲微微一笑：“不敢，只是听说《贵妃出浴图》也是无门无派，独具风格，今天见到《仕女春游图》，忽然想起。”

“小女的画怎敢和《贵妃出浴图》相比？只是听说这幅画官府抓得很紧。”

“其实不然，此抓非彼抓，皇上和贵妃娘娘对这画倒是很欣赏，有口谕下来，说是如果破案，要将画者好好款待送上长安，他们要亲自接见。”

“哦？当今皇上还真是开明。”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相聊甚欢，但话题总也扯不到林之月身上，我在旁边干着急又不好提醒父亲。快到吃午饭的时间，林之月硬是没出来抛头露脸，父亲起身告辞。林鹤风也不挽留，我想要父亲给我提亲的想法彻底泡汤，悻

……
一一
一个巴掌拍不响……



悻然出了门。路上，我问父亲为什么提了一句林之月就不再往下说。父亲说雅士之间点到为止，并送了我十六个字：“山雾朦胧，宜淡宜浓，爱若高山，自作主张。”我被父亲这禅语式的十六字搞得云里雾里，但“自作主张”这四个字倒是隐约有些明白，或许父亲是要撒手不管，让我放手去追了。

我把魏小田、叶波和方言招集起来商讨对策。我先把父亲带着我到林之月家的情况和他们简要地说了说，然后叹道：“自古红颜易得，知己难求。”

魏小田昂然道：“唐兄，我等三人岂不是唐兄知己？”

我白了魏小田一眼：“有病！我说的是红颜知己。”

方言说：“唐兄既然把我们叫来，想必心里已有了主意，要我们做什么尽管说，只要能办到的，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我摆了摆手：“也没那么难的，你们和她熟，我就是想知道她喜欢些什么，好对症下药。”

叶波说：“不瞒你说，我们三人和林之月也就是点头之交，哪知道她的喜好。要说这长溪五美，都是挺傲气的，我们还算是好的了，别人根本就近不了身。不过大凡女子喜欢的无非就是那些花花草草、香粉胭脂之类的。”

我点了点头：“有道理，从明天起，我每天送一枝玫瑰给她。”

魏小田问：“为何不是牡丹？牡丹乃我大唐国花，情人间都送牡丹。”

我说：“牡丹虽好，但送的人多了就俗了，要送就送些与众不同的。听说贵妃娘娘泡澡时可是把玫瑰撒满了整个华清池，风雅至极。”

魏小田又问：“那唐兄为何不一次性送林姑娘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给她泡澡，震撼出击，岂不更别出心裁？”

我拂袖狠狠鄙夷了魏小田一下：“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君子求爱当潜移默化，水滴石穿，林之月这种女孩是可以一次性就搞得定的吗？要真这么简单，你们三人不就早得手了？别以为我不懂，你们都向她提过亲，只是人家不同意罢了。”

魏小田讪笑道：“父亲教导我，决定要做的事就得像杀猪，要快，要猛，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计代价，干脆利落。”

我叹道：“用杀猪之道来对付林之月这样的仙女，亏得人家没有从你，要不真是鲜花插到牛粪上。”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在家中的花园折了一枝最艳的玫瑰，上面还沾着露珠，我把它精心地放入一个精致的木匣，并赋诗一首：“把酒折玫瑰表寸心，踏歌沾露更前行。何当共戏长溪水，自在鸳鸯自在情。”然后兴冲冲地踏着晨雾过了小桥来到林之月的宅前，非常耐心地等待林之月出门。清晨的

竹林在雾中显得异常的恍惚缥缈，时不时的几声鸟鸣更添了这个浓雾之晨的诗意。我穿了件青色但绣了朵大黄菊的衣服在竹林中来来去去，自我感觉给这林中上了一层淡彩，甚有美感。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小丫鬟拎着桶出来到溪边打水。我往竹林深处躲了躲，不想被她看到。又过了一会儿，一个老仆提着扫把出来打扫门前的落叶。然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除了那个小丫鬟进进出出打水外，就再没人出来。我觉得这样傻等下去不是个办法，便拦住小丫鬟让她把木匣交给林之月，千叮咛万嘱咐不得交到别人手中。那小丫鬟长得一副挺机灵的样子，笑问我是不是喜欢上她家小姐。我笑着认了。小丫鬟似乎挺乐意做个传情者，满口答应了。

事情办妥，我乐颠颠地往回走，想象着林之月看到情诗时的娇羞表情，不由得有些心花怒放。不过在途中我又想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如果当真每日送一枝玫瑰，要不了几天，家里的玫瑰花就会供不应求，而且如果每天再附上一首情诗，以我根本就摆不上台面的才气肯定也是供不应求，想到这不由得有些苦恼。到了下午，我又到林之月的住处溜达，想探探消息。刚到溪对岸，就看见林之月在教那小丫鬟读诗。我一颗心跳得就像是溪面上粼粼的阳光，很没有规则。才上小桥，林之月就看见我，她在那丫鬟耳边说了几句转身就走了。过了桥，小丫鬟拦住我，嘻嘻笑道：“我家小姐料定你会再来，让我把这首诗送你。”我不禁喜形于色，小丫鬟摇着头笑着走开。我打开纸条，上面写着：“雾起水含烟，何须扰梦嫌。折花花泣泪，直把落红怜。”我一看，笑容当场就僵住了，林之月不但拒绝我，还嫌我大清早搅了她的清梦，我没想到林之月如此直白，完全不通人情世故，哪怕委婉一些给我留点情面和幻想也不肯。

回去后，我生了一场病，虽然不是很严重，但哼哼唧唧的，让父亲很担心。请了一些医生来把脉，那些人开了一堆的药方都不解决问题。最后，一个叫王小嘴的医生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症状，说“心病还需心药医”，然后就陪我聊，先是劝慰我“天涯何处无芳草”，见我无动于衷，又转而鼓励我坚持到底，水滴尚能穿石，只要持之以恒没有什么不可以。我被王小嘴这么一劝精神顿时抖擞起来，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我不放弃，就不信林之月那颗心不会软。由己及人，我突发奇想建议王小嘴去开个养心病坊。因为在唐朝，民风奔放，情种遍地，害相思病的不少，所以开个养心病坊一定有不少赚头，而且他也具备了做一个心理医生的潜质。王小嘴听我一说也觉得很有道理，没两天他的养心病坊就开张大吉了。由于养心病坊在当时闻所未闻，所以一开张便引来众多的好奇者，有病没病的都喜欢到那里逛一逛，特别是那些女



人们去看病时都学着古时的西施捂着胸口，一脸愁眉不展样。

此后没多久，养心病坊开始在江南江北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冒了出来。一时之间，一些长相清俊的男女也加入到主治医生的行列，并由此悄悄地引导了市场细分。大凡帅哥开的诊所，不知不觉中成了女性病人的专用诊所，美女开的诊所也不知不觉成了男性病人的专用诊所。又没多久，便传出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一些爱情故事，其中还有不少诗句开始流传。比如一个女病人暗恋她的主治医生，偏偏那男人又犹犹豫豫，于是女病人便写了“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诗句，主动展开攻势。那医生在诗句的感召下也幡然醒悟，觉得不折白不折，于是成就了一段姻缘。由于养心病坊的主创意在我，王小嘴也是个肝胆兄弟，对我是不遗余力地宣传，于是“唐酩”这个名字也小有名气起来，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随着我在江湖上折腾出了一些声响，又时常与魏小田、叶波、方言三人泡在一起，慢慢地长溪城中开始有人称我们为长溪四杰，并且与长溪五美相提并论。这和谎言说一万句就成了真理一样，说的人多了，就形成了一个气场，不知不觉地我们四人就与林之月、李烟等五人关系越发地密切起来，时常嬉笑玩闹在一起。虽然有不少红眼人对我们占着长溪五美恨得咬牙切齿，但无奈我们四人在长溪城中要权有权要势有势要钱有钱，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这些人倒也发作不得。只是让我感到很不痛快的是，林之月对我的态度总是不温不火，反而对魏小田、叶波、方言三人还更有种好友间的随便。我没少向林之月表白，但她总是不合着我的拍子，一个巴掌拍不响，这让我有万般无奈。

三 非常四加二

时间流得像长溪水，平缓、清澈而又不可阻挡。

在对林之月“求之不得”的日子中过了两年，魏小田、叶波和方言与长溪五美中的另外三人订了婚约。这里面没有李烟。事实上当时魏小田、叶波和方言碍于我对林之月的感情，都是首追李烟的，只是李烟没有从了他们。不知为何，我对李烟这种义举竟觉得有些宽慰。说实话，我对李烟还是挺有好感的，而她对我似乎也比别人多一分亲近。只是我一直捉摸不透她是否暗

恋我，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居然还时不时地帮我出点子，教我怎样去博取林之月的欢心，这让我觉得自己很没有魅力。林之月不喜欢我也就罢了，居然连李烟也不吃我的醋，这使我不断地在反省自己。

秋日里的一天，飘着黄叶，天高云淡，我和魏小田、叶波、方言四人报了第二年的进士科，然后开始了意气风发的游学历程。林之月、李烟想见识外面的世界与我们同行。我心里很高兴，有美人相伴，这一去机会多多，当真是天特别蓝，气特别爽。魏小田、叶波和方言高昂的兴致最开始当着各自未过门老婆涕泪涟涟的面一直藏着掖着，等到渡过长溪河时，三人豪情万丈，纵声大笑。魏小田用马鞭回指着长溪水，说：“这次过了长溪河，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今后，我们是自己的老大。”

我说：“我们四人人称长溪四杰，但这种叫法俗气，这次游学要给自己起个标新立异、响亮的名头。”魏小田、叶波、方言都很赞同我的想法。于是四人开动脑筋，想了十来个名称，比如“山中四隐”、“长溪超凡四雅客”、“太姥四顶峰”等等，但始终形不成统一意见。林之月和李烟在一边微笑不语，我心里一动，便问：“看来你们两个已有了好想法？”

林之月撇嘴道：“我们此行六人，光顾着你们自己了，我们两个难道不算？”

我们觉得有理，于是继续开动脑筋，又想了五六个名称，诸如“长溪四猛二柔”、“飞腾六瀑”等等，但想破了脑袋连自己听着都觉得俗。四人又把希望转向了林之月和李烟。

林之月对李烟说：“不如我们也学学古人？”

李烟笑道：“好。”

于是二人各拿了纸笔，在纸上写了几字，相互一看，大笑起来。我们好奇地凑上去，只见上面写着“非常四加二”。我们四人面面相觑，不明所以。林之月和李烟看着我们的表情更是哈哈大笑。

魏小田有些怯怯地问道：“二位妹妹别再笑了，快说说到底什么意思。”

林之月解释道：“你们四人我们两人，合在一起就是四加二，你们四人都自命不凡，所以就叫非常四加二。”

我们四人一听，“哇”的一声都叫了出来，觉得这名字新颖简练，独具创意，我们原先起的名和这一比简直是一堆狗屎。有了这么一个响亮的名头就像穿了件华衣一样让人兴奋不已，魏小田更是翻身上马振臂高呼：“非常四加二，出发！”

六人六骑在驿道上飞驰，两边的黄叶刷刷地向后飞舞，秋日里纵马狂奔



是一件非常快意人生的事。林之月、李烟紧随着我们，长发飘飘，秀气逼人，我时不时地扭头朝她们看，她们天真烂漫的神情，一如我的心情，那些“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之类非常悲惨的诗句在我眼里根本就是一文不值。秋天本来就应是与美女为伍酣畅淋漓的季节，如果形单影只没有什么女人缘当然会很惨。

第二日傍晚，我们到了太姥山，住在山脚下的一个旅店里，准备明天一早进山，求神拜佛为此次游学求个吉利。旅店沿着山势搭建，白墙青瓦，外有修竹，与眼前的景色十分相融，看得出费了不少的心思。

店主见我们六人衣冠鲜丽，且男的个个有模有样，女的千娇百媚，无语也动人，便判断我们不是个缺钱的主，拿出十二分的热情问道：“敢问几位客官怎么称呼？”

魏小田嘴一撇，脱口而出：“非常四加二。”

店主呆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我左手伸出四根指头右手伸出两根指头，朝店主比画了一下：“我们六人，非常四加二。”

店主这才有些明白过来，不停地赞道：“文人，真是文人。”

我们一人要了一间客房，我在紧挨着林之月的一间住下。客房推窗见山，风景极佳。放眼望去，只见在那大片的老绿当中常有一些怪石嶙峋而出，怪石四周又常常东一块西一簇地跃出一些耀眼的黄或红来，夕阳西下，这些山中的别致部位被抹上了淡淡的一层晕彩，显得特别地刚柔相宜赏心悦目。

我趴在窗台正看得入神，李烟在隔着林之月的一个窗台喊我：“唐兄，看呆了？赋诗一首吧。”

我扭头一看，林之月也斜靠在窗台边笑吟吟地看着我，夕阳映照在她脸上犹如胭脂轻敷。我笑道：“眼前美景说不得，一说便错。”

林之月嘴一撇：“没这等才情就直说了，偏要嘴硬。”

我呵呵一笑，有些尴尬。几人在窗台边赏景闲聊了一阵，天色暗了下来，更添了些凉意，大家都多加了一件衣服一起下楼就餐。店主问我们要吃些什么，我们说有什么好吃的尽管上。店主神秘地一笑，朝店里的小伙计招了招手，那小伙计心领神会，端了个石头火锅出来，正中放着一碟菊花。店主非常得意地给我们介绍说，这叫菊花白石锅，是店里的招牌菜，特别这石锅的石头是从太姥山中精挑细选采下的，风吹雨淋日晒万年，在里面煮食，石头中吸收的天地精华就会传递到那些要入嘴的食物里，对人体是大有益处。而且吃菊花白石锅有很多的讲究，归根结底一个字就是“雅”。我们正听得入迷，店主话锋一转说，既然是招牌菜而且有许多讲究自然要多费一些银子，